

花落水流

中心人物：雷岚

群众演员：极乐组全员

「对于雷岚而言，无论是那块手表，还是如烟往事，他都不必紧抓着不放了。」

>>>01

雷岚的手腕上佩戴着一块机械腕表。据雷岚所言，这是他尚且年幼时某次生日宴会上家人送给他的礼物。纵使蝴蝶扣上开始出现些许锈斑，雷岚仍然珍视这块腕表：每天泡澡、每次出勤他都会取下腕表放在手表盒里保管，每周他都会校对时间拧紧发条，每年他都会定期到南区的钟表店里为腕表清洗加油，以保证腕表的长期运作。

只可惜陪伴了雷岚许久的腕表在一次打闹中毁于一旦。

“你们两个怎么不去死一下？”雷岚的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紧紧钳着两位罪魁祸首的肩膀放出电流，直到织梦人用蛛丝将他们三个的手脚都给捆起来才得以停止。

“犯得着这么生气吗？”冴姬嘴上不服气，但电流带来的麻痹感让她不自觉地蜷缩起身子。

“这跟你的蓝牙耳机被弄坏了一个道理，能不生气才怪。”猎星虽然一副云淡风轻的表情，尾巴却剧烈地拍打着地板以示被雷岚攻击的不满，还趁冴姬动弹不得重重地拍了一下她。不过猎星并不像冴姬那样不谙世事，在鎏金和织梦人轮流平息了雷岚的怒火后，他带着冴姬向雷岚表达歉意：“这件事是我们做得不对。这样吧，我们陪你去南区买块新的，我们掏钱。”

“把你俩卖了换钱也抵不上这表的一半价格。”雷岚倒也没打算让他们掏钱，反正他们也掏不出几个钢镚儿，虽然他有想过趁着这个节骨眼换一块新腕表了，只是没想到更换的理由过于让人不爽，因此在前往南区商业街的路上雷岚依旧一副气没消的样子，也没主动向两人搭话。冴姬干脆塞上另一只蓝牙耳机沉浸在嘈杂的音乐中，放慢步子跟在猎星身后走进琳琅满目的钟表店，装模做样地东张西望。猎星比冴姬要识货得多，但他对机械表没有太浓厚的兴趣，心想着雷岚估计会在这里逛上好一阵子，挑哪个也轮不到他们做主，干脆领着冴姬在一旁的休息区坐下无限续杯免费的凉白开。

果不其然，雷岚谢绝了所有导购员的推荐，片刻后便于其中一个玻璃橱窗前驻足。

“他看上哪款了？”冴姬轻声问一旁的猎星。

“陀飞轮。”猎星觉得三言两语一时也解释不清楚，就算解释了凭冼姬那点贫弱的理解能力也未必能懂，于是补了一句：“总之是高端货。”

“不懂。”冼姬从来都只用手机看时间，科技进步以后手机替代了许多功能单一的电器，她认为在有手机的前提下还用腕表看时间有些多此一举。

“你当然不懂，高端货就不是用来看时间的。”猎星话才说了一半，冼姬便往他的腰部出拳，吓得站在一旁的导购员往后退了几步，随后冼姬又像没事发生过那样继续追问：“那买来干嘛？看着就不便宜。”

“谁知道呢。”猎星顺着雷岚的目光看过去，白色的丝绒布上静置着一块做工精致的机械腕表。精钢的表壳和蓝宝石水晶玻璃的表镜里最夺人眼目的结构还得数那个由近百个精密零件组成的立体圆柱形调速装置，仿若漂浮在倾斜式偏心烟熏表盘上。与其说它是一块机械表，不如说是一件精美绝伦的三维立体构造艺术品。

“可能这是他一直很想买下来的东西吧。”

雷岚记忆的闸门被打开，往昔的记忆犹如洪水般倾涌而来。

>>>02

那一年，泽格斯家的小少爷十二岁，与亲人在人间福祉北区的郊外度假。

泽格斯少爷抬手看表，现在是上午八时三十分。太阳正缓慢地往上升，耀眼的阳光洒落在泽格斯一家人身上格外地温暖。高大的泽格斯先生在绿茵草坪上铺好鲜艳的橙红色流苏方格桌布，随后转身从旅居车里搬出便携式音箱，音响里头传出木吉他弹奏出的富有节奏感的旋律，仿佛在为泽格斯一家此次度假行翻开新的一页。贤淑的泽格斯太太正忙着从柳编野餐篮里取出各式各样的早餐：吸油包装纸和透明保鲜膜包裹好的鸡胸肉三文治，陶瓷碟里的雕花烘焙纸上放着富含芒果粒和草莓块的夹心糖霜蛋糕卷，描金锤纹的玻璃碗里装着由撕碎的莴苣叶、对半切开的小番茄和水煮蛋、炸至金黄的吐司块制成的凯撒沙拉，撒上奶酪碎又淋上橄榄油、柠檬汁、黑胡椒粉和沙拉酱搅拌调制而成的酱汁用以调味，不规则冰川纹的玻璃壶里满溢摇晃着冰块和薄荷叶的鲜榨橙汁……无论哪一款都叫人垂涎三尺。年幼的泽格斯少爷在他的动物朋友玩耍着，他一次又一次向远方用力挥出手中的圆盘，热情的金毛犬便飞奔而去，惊得地上吱吱喳喳叫着看热闹的麻雀连忙飞起来给它让路。

“好孩子。”金毛犬叼着一个又一个圆盘数次往返，泽格斯少爷抚摸着它那颗柔顺的脑袋，从裤兜的小分装袋里摸出几块冻干肉，金毛犬伸出热乎乎的舌头将冻干卷入口中，温热的唾液湿润了他的手，他皱了皱眉，但还是笑着从衬衫口袋里取出棉质手帕擦干净自己的手。泽格斯少爷喜欢这位忠诚的动物朋友，只是良好的家教告诉他，他

更该花些心思整理那位朋友扑在自己身上蹭落的毛发和因兴奋而留下的涎水。刚擦干净手，金毛犬便轻轻扯着泽格斯少爷的鞋带，引着他走到不远处的河边，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有河鱼游动的身影。

“小狗也对小鱼感兴趣，真是稀奇。”泽格斯少爷轻易地猜透这位动物朋友的心思。自从业报显现于身，他已经有两年没见过学校里的好朋友们了，唯有这位的动物朋友在他接受私人导师学习与训练的间隙能给他带来一些小小的快乐：有时是一只干净的袜子，有时是一串不知能打开双层独栋哪间房门的钥匙，有时是布满啃咬痕迹的小鱼模样的木制挂饰，它似乎对鱼特别感兴趣。为了回报这位朋友对自己一直以来的陪伴，泽格斯少爷打算满足它的小小愿望。

“我可以试试。你要让开一些，我怕伤着你了。”

泽格斯少爷往清澈见底的河水里伸手，注意力集中，闭上双眸，离子流自他的体内释放而出，通过他的手导入河水中，发出噼里啪啦如同炮珠般的声响，金毛犬没有办法理解电流声从而而来，只得夹着尾巴往后退又狂吠着为自己壮胆。泽格斯少爷听闻吠声睁眼，原本在河中准备落荒而逃的河鱼因电流而昏迷，翻着鱼肚浮上水面，他很满意这次实际操作，毕竟光是控制住体内乱窜的电流不要伤及旁人就花了他快半年的时间，接下来的一年半则是学习如何精准地控制电压用于攻击，直到前段时间他才开始尝试用电流击晕院子周围一些小型有害生物为民除害。尽管如此，泽格斯先生和泽格斯太太都夸他是个天资聪颖的孩子：“听导师说，三千学院那里的学员起码要十五六岁才能学会控制住自己的能力。你真是我们的骄傲！”像绝大多数男孩子一样，泽格斯少爷心底里也曾有过英雄梦，他想，等到他再长大一些、也就是适合戴上那块好似艺术品一般精致的机械腕表的年纪时，他再告别双亲，前往三千学院就读，拥有远超同龄人实操经验的他一定会成为学院里的一颗耀眼的明星，他会组成属于他自己的行动小组，他会率领他的组员披荆斩棘，他会在这乱世中闯出一片天地，他会受到众多异性的青睐，他会成为众人拥戴的英雄……

泽格斯少爷本应在脑海中继续书写英雄的个人故事，一阵不知由何而来的生理性恶寒却瞬间让他停止了一切美好的想法。直觉告诉他似乎有不妙的事情要发生，此处不宜久留，于是泽格斯少爷踩着锃亮的皮鞋地往双亲的方向跑去——

那是……什么？

翻倒的旅居车旁，可口的佳肴散落一地，一只蛇首蛇身的怪物盘踞于此，粗壮的尾巴卷起泽格斯太太，连同那张颜色鲜艳的桌布一并送入蛇腹上张开的巨口中。

那是……巨兽！

“快跑！”泽格斯先生从旅居车中取出手枪连射几枪，可仅有数百年历史的子弹终究无法与千年以来的业报抗衡，巨兽猛地向前冲将泽格斯先生撞飞，金毛犬往他的方向飞奔而去。

“——你！”

把家人还给我！

泽格斯少爷还没把后半句话说出来之前就已经下意识地聚集起体内的电流，他跑到巨兽身前，试图冲到蛇腹上掰开那张可怖的大嘴，可稚嫩的拳头打在蛇腹上却被光滑的蛇鳞阻隔了电流，巨兽腹中的大嘴冒出蛇信挑衅着他，露出利牙威慑着他，挥舞着鸟类的羽翼嘲笑着他，真可惜，泽格斯少爷，你的英雄梦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一切来得太突然，泽格斯少爷还没来得及感受到失去至亲之痛，恐惧先行一步占据他的头脑，他不得不就这样落荒而逃，留下身后的巨兽继续享用了一人一犬后拍打着鸟翼腾空离去。

在那之后，泽格斯少爷听闻了泽格斯家族府邸遭受那只鸟翼蛇身巨兽攻击的消息，几代人的辛勤劳动成果化作颓壁残垣，不幸的是泽格斯家族发生变故后，没有往昔交好的家族愿意伸出援手重建家园。

在三千学院驻北区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泽格斯少爷离开了覆灭的家园，像所有迎来业报的普通人一样，进入三千学院就读。

>>>03

那一年，雷岚十六岁，就读于三千学院，是远程分院的学员。

雷岚伸手看表，现在是中午十二时三十分。今天上午远程分院的学员和辅助分院的学员一起进行实地演练，因为远程分院与辅助分院的学员大多不擅进攻，几位势均力敌的学员过于漫长的拉扯还没结束，恰好又碰上喜闻乐见的小型巨兽攻击学院围墙的案发现场，导致这堂课不得不推迟半个多小时才结束，以至于雷岚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食堂时已经没有什么可选的菜式了。铝制餐盘里装着有些变冷的米饭、叶少茎多的小棠菜和油多得吸不完的茄子炒豆角，刚结束实操课出来被制式战服闷出一身汗本就胃口欠佳，摊上这么些残羹冷炙可真叫人食欲不振。雷岚厌恶地将生姜片从最后一勺土豆炖牛肉中挑出来，简单吃了几口后便统统倒入几乎满溢饭菜的塑料桶中，提着不同档口的几盒外卖往宿舍的方向走去。幸运的是，今天下午没有安排理论课，他正好可以去西区享受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再去一趟钟表店对手上戴着的腕表进行检修与保养。

在客户端上提交外出申请后，雷岚便进入浴室。鸡飞狗跳的男生寝室里只有他一人会在晌午时分因为出了汗而洗上至少半小时的澡，舍友们听见水声响起后，便开始悄声讨论：这位总是愁眉苦脸的同居人像个小娘们似的爱干净，难道他是什么上流社会家的小少爷吗，倒也不是不可能，看他衣柜里放着的都是些莫兰迪色系的牛津布衬衫和羊绒毛衣、单排扣下摆开单叉的棉质翻领长风衣、深色的开普托牛津鞋、丝的棉的羊毛的青年布的领带，种类之繁多，质地之上乘，怎么看都不像是我们这些普通人能叫得上号的服饰，可他好欺负啊，让他帮忙买个盒饭、取个快递、交个资料什么的都不懂推脱，小少爷不应该都是些趾高气昂说话不好听的家伙吗……

男生们打赤膊岔开腿坐着，享用着雷岚带回来的盒饭，讨论着雷岚的婆妈事，声音越来越大，浑然忘记讨论对象正在不过半米厚的墙壁另一侧洗澡。

后面的话雷岚不想再听进去了，他合上双眸，任由淋浴器里的冷水冲走酸臭的汗水和不争气的泪水，好让他清醒一些。好不容易恢复了心情走出淋浴间，看着遍地没收拾好的鞋袜盒饭纸巾团制式战服，舍友们无动于衷，若无其事地进行联机游戏，雷岚心生一股厌恶感，夺门而出。

哎？他出去了？还想让他帮我带个冷饮。

算啦，叫外卖啦。他不在正好，最好别回来了，这样多自在，嗨起来！

雷岚恨那头破坏了他一切美好生活的巨兽，恨那些平日里只会向泽格斯家求助却不愿伸出手相助的旁系亲族，恨那几个只哀求他帮忙做事又在背地里议论他的吃里扒外白眼狼。他不是没想过得过且过，只是他心中仍有不甘，没办法放任自己破罐破摔，可他却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目标：他作为已消失在世人眼中的上流家族末裔，不幸遭到业报的侵袭，没有白手起家的能力，光是无依无靠地活着已经够辛苦了，还谈何人生目标可言？

雷岚心情乱糟糟的，他浑浑噩噩地用完下午茶，香浓的小松饼和清甜的伯爵茶填饱了肚子，却没填满空空如也的心，双腿像是自己会走似的飘到钟表店门前。在推开厚厚的玻璃木门的瞬间，雷岚仿佛进入了时间静止的一方净土，胡桃木的落地钟如同护法天神般矗立门口，红酸枝木制成的四方柜子里摆着各式各样的腕表，樱木底座的石英钟安静地坐在工作台上，看着那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伏案工作。此处除了雷岚便不再有第二位顾客，唯有机械钟表滴答行走的声音萦绕耳畔。

雷岚认识这位老者，泽格斯家族仍未覆灭时，他每年都与家人前往此处进行腕表的检修与保养，每次均为这位老者亲自接待他们。雷岚并未出声打扰这位年迈的钟表技师，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直到老者稳住微微颤抖的手放好零件后才向老者微微点头示意。

“你是……泽格斯家的？”老者取下眼镜，眯着眼仔细端详这位与年幼的泽格斯少爷有着同样深蓝色卷发的少年。

“……我想你认错人了。我是三千学院的学员。”雷岚指了指自己鱼鳍状的耳朵，内心却对老者仍对年幼的自己有印象而感到意外。

“哦哦。那真可惜。”老者接过雷岚取下的腕表表，一边指着工作台下的玻璃柜，一边惋惜道：“泽格斯家当主曾对我说过，等他的儿子长大了，就过来买下这块手表。”表盘上的别出心裁的圆柱形调速装置，由摆夹板、擒纵轮、擒纵叉、摆轮游丝还有许多雷岚叫不上名字的零部件组成，数个细小的擒纵轮互相咬合，带动擒纵叉上下摆动，带动摆轮游丝周而复始地转动。若是几百年前，这种擒纵调速技术还有着精准校正时间的作用，可随着现代技术和工艺的日益完善，石英表有着不输甚至更甚机械表的精准度，而电子表更是与天文台时间直接同步，如今机械表上的调速装置实用价值越来越低，只为表达机械的韵律美而存在。

“只可惜，时不待人啊。”

老者一语点醒梦中人，雷岚意识到这块铭刻着过往时光的腕表会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他该为了这块机械表而努力生活、努力存款，让这茫无目的学院生活过得有些盼头。雷岚这么想着，与老者道别，下定决心向学院后勤处提交了更换宿舍的申请后，坐上了返回南区的民用航空。

>>>04

这一年，雷岚十九岁，是极乐组的控制担当。

雷岚低头看表，现在是夜晚十一点二十五分。在驱车前往三千学院与七重石山边界的路路上，雷岚心里五味杂陈地驾驶着：他刚带着困意准备用被子盖住脑袋入眠时，被鎏金一嗓子吼醒要全员紧急出勤，他不耐烦地换好制式战服后，听闻此次出勤是为了解决一只鸟翼蛇身的巨兽，他便产生了强烈的预感，这头巨兽多半是数年前让自己的家族覆灭、让自己失去曾拥有的一切的罪魁祸首。或许这是一雪前耻的好机会。可这会不会又让他再失去现有一切？雷岚不知道，也不敢思考答案为何，他不知不觉地将油门拧到底，甩开众人一大截。

到达巨兽的活动区域后，鎏金与霰痕一边进行战术规划一边解释道，这种同时具有空中和地面作战能力的巨兽单凭个人力量难以解决，再加上夜晚视线不好，全员出勤能保证伤亡程度降至最低。根据战术规划，首先进入战场的是猎星和呀姬，两人负责寻

找并引诱巨兽到火力压制点区；其次是霰痕和织梦人，两人负责在隐蔽的树枝上准备毒箭，夺去巨兽的视线多半能让战斗轻松不少；鎏金与雷岚在原地待命，若是收到猎星和冴姬的消息便立即前去支援。雷岚不安地来回踱步着，鎏金倚在树干上打盹还没几分钟，众人的耳麦里便传来了猎星的声音：“来了！”挥着鸟翼飞在空中的巨兽往猎星和冴姬的方向俯冲，落到地上便立即竖起蛇鳞匍匐急驱紧紧追在两人身后，就像计划那样被带到了极乐组的火力压制区。“霰痕准备！”冴姬大喊，率先往巨兽的方向冲锋，在巨兽粗壮的蛇尾即将甩到她之前转身背对巨兽，身上的皮肤迅速硬质化作鳄鳞，硬生生地吃下重重的一击，不由得往后退了几步，藏在冴姬衣服口袋里的子代适时从她身上跳下来充当织梦人的眼，织梦人一声令下，霰痕通过手弩往蛇眼方向射出数支带有蛛毒的箭矢，其中一支精准地击中了巨兽的眼珠，毒素迅速夺去了巨兽的视力，它发出一声痛苦地尖叫，扑腾双翼准备起飞时，黑夜中一双绿眸闪着光，鎏金与猎星同时出击，鎏金抡起十字巨剑三下五除二砍掉其中一侧的鸟翼，可猎星匕首的破坏力始终比不上厚实的巨剑，巨兽再次甩动蛇尾，将猎星击飞后便靠着片翼勉强飞在空中蜷缩着，腹中的蛇信嘶嘶地发出警告的声音，光滑的蛇鳞竖起挡下了霰痕后续的射击。鎏金心想，此时只剩下一个办法了，于是朝雷岚大喊：“雷岚！把它电下来！”

可雷岚脑海中浮现的场景却是年幼的泽格斯少爷向巨兽挥拳无果被狠狠地嘲笑的场面。

雷岚犹豫不决地紧握双拳，指甲掐进肉里，心里冲动和懦弱两种想法在激烈地交战中：他害怕他的拳头和电流还是像过去那样绵软无力，无法贯穿蛇鳞；他害怕因为自己无法阻止巨兽而再一遍踏上寻求安稳生活的苦难之路；他承认自己是一个胆小鬼。明明平日里发脾气比谁都要狠，叫得比谁都要凶，可到了战场上却连出手都犹豫不决。

“后面的交给我们就行了！”

鎏金认真有力的声音驱逐了他心中的懦弱。雷岚冷静下来细想，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作战，只是现在到了自己出手的时候了。只要麻痹巨兽剩余的片翼，只要巨兽掉到下来，剩下的交给鎏金他们就好了。

他们已经这样并肩作战过无数次了。至少这一次，他不会再因为巨兽而失去一切。

屈居众人身后提供必要的帮助，这就是胆小鬼的作战方法。

接受了自己的平庸往往是新的开始。织梦人从指尖射出蛛丝缠绕在雷岚的腰间，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随时可以出发。雷岚咬紧牙关，跳到巨兽摇摇晃晃的身上，用力地打在鸟翼的翼根处，脉冲电流在巨兽体内迅速成为闭合电流，巨兽一声惨叫，从空中重重地摔下，雷岚在蛛丝的拉力的作用下安全着陆。

“……让我来。”

雷岚伸手拦住了准备给予巨兽最后一击鎏金与猎星，一言不发地蹲在巨兽身边，电流缠绕在他的双拳上，在漆黑的草丛中发出阵阵雷光。

“去死吧。”

蛇鳞不再立起，电流轻易地贯穿蛇身，雷岚往蛇腹重重地出拳，出拳，又出拳，像是要把这些年遭受的不甘与怨念尽数发泄在这只巨兽身上。组员们没有制止雷岚，只是安静地整理着自己的战术装备，直到巨兽化作灰黑色的碎屑，被夜风吹散，雷岚才缓缓从地上站起身回归到大部队中。

手很痛，但心里却轻松了不少，雷岚内心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说，大伙有没有感到肚子在叫啊？”打道回府路上，鎏金向大家发问。

“我饿了。”冴姬立即应声。

“出勤结束补充点能量也好，免得半夜饿醒了把人给吓着。”霰痕尝试从生活角度进行分析，但仍然表露出自己想进食的欲望。

鎏金看人数刚好一半，笑着对雷岚发号施令：“那雷岚，宵夜就拜托你啦！”

雷岚皱眉，脆弱的心灵才好了没几分钟就再度受创。“宿舍楼下就有便利店，几块钱方便面的事情能别麻烦我了行吗？我也累了好吧。”

“小组经费不够啦，拜托~~~”鎏金双手合十，朝雷岚挤眉弄眼。

“极乐组什么时候有过小组经费的设定啊！？”雷岚无奈地大吼着，心里抱怨自家的组长怎么只会当甩手掌柜。

“换个角度想，人就想吃你做的宵夜，这不是对你的认可嘛。”织梦人笑盈盈地安慰道，一只手忽然搭到雷岚的肩膀上，吓得他毛骨悚然地躲开。

“对呀对呀，我也很认可你的厨艺，算我一份呗？”猎星见众人都纷纷表态，自己也要趁机占个便宜，连忙给雷岚说好话。

雷岚没想到出勤结束还得照顾这没长大的爱添麻烦的祖宗，还没打开厨房的电灯便发现电饭煲已经处于保温状态了，他面色一沉，心想是哪个没头脑的混账浪费电，关掉

电闸打开电饭煲一看，里面是已经煮好的六人份的米饭。“哦哦！饭煮好了！雷岚你炒几个蛋煮好咖喱淋上去就好啦！辛苦了！”鎏金走进来，带着满面灿烂的笑着拍了拍雷岚的肩膀。

“说的倒简单！以后谁提出的主意谁下厨！”雷岚一声怒吼把鎏金给轰出去了。虽然在做咖喱饭过程中他还是满肚子的怨气，可当他将六碗热腾腾的咖喱饭乘上桌，看着组员们在咖喱与炒蛋的香味中放松下来的表情，他慢慢地也不那么生气了，挽着睡衣走进浴室，不知哪位组员贴心地为他在浴缸里提前盛满温度恰好的热水，折腾了一晚上的疲惫总算是化作氤氲水汽排出体外。雷岚泡在水里想，这么多年过去了，总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或许他该趁着这个节点把那块梦寐以求的机械表买回来当作开启一段新生活的纪念。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先好好睡一觉。太阳升起后这个世界又会变得怎样？又会有怎样的天灾和巨兽等待着他们？他不愿思考这么多，管它是娑竭罗咸海淹没中央都市也好，还是成群的巨兽踏平三千学院也罢，天王老子来了他也得先睡一觉再干活。

寝室很快便安静下来，只剩下佩戴在手上的机械表发出指针转动的细微声响。

>>>05

玻璃橱窗冰凉的质感把雷岚从回忆拉回现实。

雷岚不禁陷入沉思，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究竟是真的想买下这块机械表庆祝自己报仇雪恨、即将开始一段新生活，还是只想为那是茫无目的的生活树立一个虚无缥缈的目标？若是前者，他痛恨的那头巨兽已被解决，今后又该做些什么？若是后者，那这些年来自己辛苦存下的积蓄又是为了什么？

雷岚心里得不出个答案，转头看着陪同前行的猎星和牙姬仍在不咸不淡地拌嘴，心想这两人还要吵到什么时候，等会回去是不是又得帮织梦人收拾满地的蛛网，万一摊上鎏金那个不靠谱的家伙给自己临时布置点紧急任务那不是今天剩余的时间都排满了……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一直都是这样，为寻求自己的心安理得，笨拙又固执地在琐碎的生活中不停地给自己找麻烦，好让自己过得充实一点，这样就不会有空去回忆一夜之间失去所有的陈年旧事。他本就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英雄梦也根本轮不到在他身上实现，他只想好好维护眼下算不上幸福但还算和谐的平凡生活，这就足够了。

雷岚总算是想明白了。

“回去了。”雷岚沉默了几个小时，终于说出了第一句话。

最终，雷岚并没有买下他梦寐以求的那件艺术品，而是买了与原来一模一样的机械表。

“没劲。早知道不来了。都怪你。”冴姬小声嘟囔着掐了一把猎星，猎星也毫不客气地戳了戳冴姬的脑门说：“行行行，都怪我都怪我，我可是灾星，别靠我这么近。”“闭嘴，你俩就不能有一天是不吵的吗？”雷岚扶额，重重地搭上两人的肩膀示意准备放电警告。三人就这样吵吵闹闹地坐上了归程的地铁，结束了此次出行。

对于雷岚而言，无论是那块手表，还是如烟往事，他都不必紧抓着不放了。这样平凡的日子，还算不赖。

——完——

——后记和注释——

Nostalgia #01 花落水流

中心人物：雷岚

群众演员：极乐组全员、3D 动画制作出来的巨兽

白嫖广告位：卖表的 H. Moser & Cie.

导演：专出烂片的年导

编剧：专写烂文的三本

「请什么因果业报不要来烦我谢谢。」

这里是三本。意外地在这个环节删删改改，最终打算先入正题。这次的后记和注释，我想唠唠故事的情节设置，以及最近的写作心路历程。

首先是情节设置。附上雷岚魂牵梦绕的陀飞轮手表的示意图。不得不说的确是一件颇具创意、精致的人工艺术品。H. Moser & Cie. 请给我打钱。



虽然故事围绕着雷岚买表展开，实际上关于机械腕表的描述并没有很多，在我的理解里对应有两点：① 陀飞轮（一种擒纵调速装置）在现代的观赏价值是远大于实用价值的，在这篇故事里象征着雷岚过往的生活；② 雷岚在一通回忆之后发觉自己不必要再抓着过去的陈芝麻烂谷子不放了，让家族覆灭的巨兽已经被击倒了，他可以放下仇恨生活了。所以在故事的最后，雷岚意识到自己不必要买那块机械腕表了，它本就是一个用来临时寄托那无处安放心灵的象征物，当他明晰自己的生活目标时，就不需要这么一个象征物了。

此外，三个阶段的开篇我都设置了雷岚看时间的动作，我想借雷岚抬手、伸手、低头看表的小动作，暗示他的心态从自信有余、到不甘自嘲、最后是放下无所谓的不满；三个时间段也代表着雷岚过往生活的开始、持续、结束。虽然花了一些心思去设置这些细节，不过表达出来倒是有些不尽人意，以后还得多练笔才行。

然后，因为吃货基因作祟，我花了一些笔墨在食物的描述上，通过三个阶段雷岚饮食的对比，可以看出雷岚生活环境的变化：

第一阶段是精致的食物，泽格斯夫妇和他的动物朋友都爱着他，他也以微笑待人，语气温和，只可惜他不能去上学，身边没有朋友；

第二阶段是普罗大众的食物（由于Nostalgia主题属于过去的事情，实际上三千学院的伙食没有这么差），可雷岚的舍友多少有些排挤他，他心有不甘却不懂拒绝而一直忍耐着；

第三阶段虽然是雷岚自己下厨，虽然骂骂咧咧地，好在极乐组有一群热热闹闹的大心脏陪着他，我想，至少在我笔下的他不再是一人独自前行。

至于着装，虽然没有各阶段详细描述，我想雷岚是不会在审美上讲究自己的，因此我选择借用他人之口描述雷岚的衣物种类之繁多，质地之上乘，外出作战他一定不舍得弄脏自己的衣服，所以我认为他会穿上制式战服。

以上便是这篇故事的情节设置，写完了才发现怎么写得这么严肃啊！三本你怎么了！

接下来是最近的写作心路历程，这里想和大家唠的是输入（input）与输出（output）。在英语学习中，输入（input）的方式有听和读（listening and reading），输出（output）的方式有说和写（speaking and writing）。

平移到写文中，为了写文而进行查阅资料则属于输入，将脑海中想象出来的场面和情节描述出来则属于输出。

正文贴里我有说到（虽然被删了，这篇写完再去发一个），《新世界》这个设定是我的常驻写作项目，也就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会在这个世界观下进行创作。于我而言，《新世界》的诞生：

其一是用爱发电，毕竟大家笔下的人物真的很棒，我想尽可能地让他们活在这个不尽完美的世界里，而不是只活在一个单薄的人设框架中；

其二是练笔，为了写作，为了更准确、更细致的描述（output），我必须让自己去查阅资料、去与人设主交流想法（input），我通过写作反过来促进自己阅读，虽然这种方法很笨，但在写作热情期里我能接受，因为说句老实话，现代社会的信息量很大，生活节奏也很快，我的确难以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剖析一本书，那何不逼自己一把，看看自己有多少能耐？虽然写到最后发现自己的确没什么能耐 www



最后放上渚和汐，《CLANNAD》游戏原声带的封面，我很喜欢的一张图，亲情是一种纯粹的爱意，希望自己能继续保持这样纯粹的热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继续写点什么。

最后的最后，感谢愿意看到最后的你。See u next Nostalgia.



なかよしだんご 手(て)をつなぎ
团子们都是好朋友

大(おお)きなまるい輪(わ)になるよ
手牵手围成大圆圈

町(まち)をつくり だんご星(ほし)の上(うえ)
团子们建起了小镇

みんなで笑(わら)いあうよ
团子星上其乐融融

——《だんご大家族》